粘面

王宏哲

夫妻俩在田里务作，日头在当空笑着看。男的什时候就直起了腰，抹一把汗呼呼的脸，然后就仰起了脖子瞅太阳，说这日头爷咋也日急慌忙地像贼撵，刚才睁开眼没多久，咋就一下子快到了晌午端。女的闻声就也住了手，跟着男的一块往天上看。看毕了说罢罢罢，你在地里先干着，我给咱回去先做饭呀。拍了拍手捞起家具就往回走。男的说噢么，那我就再干上一会会儿。却掏出烟锅装上一袋烟，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慢悠悠地抽，一边看着婆娘扭着屁股往村里走。

一袋烟抽完了还不想动，扭了头往四下里胡乱看。见谁还在地里忙活着的就搭话，说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把人给地恁扎实干啥呀。对方就也停了手上的活，说不干咧，不干咧，谝一会儿。就抹一把头上的汗，两个人站着或坐着，东拉西扯嘻嘻哈哈地说上一阵子话。说着说着却听见村子里隐隐约约有谁扯长了声在喊谁吃饭，就对望了一眼，说我的爷，光顾了胡谝咋把啐饭的事情给忘了，走走走，往回走。就各自扛了各自的家什，斜披着上衣敞着胸，踢踢踏踏地朝村子走。

刚一进村巷已有一股子饭香往鼻子里窜，闻得人心里暖暖的眼里热热的，不由得一边走一边往四下里瞭。就看见王老十坐在自家门前门墩上，一只手端着个大老碗，一只手捏着一双筷子挑起一根长面歪着脑袋往口里咽；就看见张老三圪蹴在一棵槐树下端着碗，不急着吃，却向围着他的几个人在胡乱谝；就看见李老二一手端碗一手拿着筷子，指间还夹着一咕嘟蒜，吃一口饭咬一口蒜，嘴里波叽波叽的，惹得几只围着他的老母鸡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男人走在村巷里像个首长，和这个打打招呼，和那个开开玩笑，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家。放了农具就朝灶间喊，说饭好了么，把人都饿得前心贴后背咧。女人在灶间急急地答，好嘞好嘞马上就好，你先洗手吃烟歇缓下。男人就拍打着身上的灰尘洗了手，点一锅子早烟一边吸着一边等饭熟。不多时女人黑水汗流地端上碗。碗里盛着的是粘面，擀得薄切得宽，放了辣子葱花泼了油，端到跟前看一眼就惹人馋。男人笑嘻嘻地接过碗，朝老婆屁股上捏一把，说一声美得很。也不知道是说老婆的屁股美还是碗里的面条美，就地一蹲，拿起筷子歪着脑袋自顾呼喽呼喽地吃。

也有个别时候就闹出了事。男人一进门喊要吃饭，女人端上来男人一看不是粘面，碗一甩眼一瞪，说你这给人吃的啥饭，你看这日子还过不过了？结果，弄得男人在一边呼呼地生闷气，女人在一旁哗哗地掉眼泪，好好的饭时被搅了。

话说有一年春天家里粮食断了顿儿，王老实领着儿子去到百里外的渭北原上去买粮食。一天后父子俩装了粮往回走，沿途上吃完了干粮又舍不得买，俩人又饿又累拉着架子车一步一步地往回赶。走到半道时儿子实在饿得走不动，王老实就说甭泄气，加紧走，回去了叫你妈给咱擀粘面，到时候你想吃几碗就吃几碗。儿子问你说这话可算数？王老实说多大个事情，你爸我还做不了个主，回去了保险叫你啐粘面。儿子听了王老实的话，强打起精神继续走。晌午端时父子俩终于赶到了家，婆娘家笑嘻嘻地迎上前，说这回把你爷俩可饿美了，赶快歇下就吃饭。不多时，老婆端来了两碗稀汤面，说给，煎煎火火的，你爷俩赶快吃。儿子看了看两碗面，又看了看王老实的脸，疑惑着说，爸，你不是说回家了啐粘面，这咋是两碗汤汤面？王老实这时已经憋红了脸，猛地一下掀翻碗，说人马不停蹄走了一百多里路，回来你还不给人吃粘面！骂毕，又一巴掌扇出去，扇得老婆子跌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说家里早已经断了粮，那做汤面的面还是在隔壁借下的，你没本事挣不下吃的光知道拿我女人家乱出气。说罢，寻死觅活地要离婚，幸亏被隔壁两邻的乡亲好言相劝才作罢。

麻六那一年给人帮完忙，主人家留着让吃饭，麻六说不吃了，不吃了，来时我已经吩咐老婆中午给我做好饭。主人家笑说你客气啥，得是嫌俺家的饭食差？麻六嘿嘿笑着说不是的不是的，好长时间没啐粘面了，我早上特意交代了老婆中午给擀粘面。主人家笑着说，噢，怪不得看不上吃俺家的稀汤面，原来是回家吃好的啊。麻六嘿嘿笑着不说话，偏偏主人家儿子没眼色，说我也要跟麻六叔去他屋啐粘面呀。话毕，没等着父母出手拦，就跟着麻六往门口走。两个人相跟着来到麻六家，却看见灶间烟尘雾罩地正忙活。麻六站在厨房门口喊，说老婆子，谁谁家的小子跟来了，捞面时你就多捞上一碗。老婆子被烟呛得咳嗽着，说瓮里的麦面不多了，我中午给咱做的是搅团。麻六在门口愣了一下，气冲冲地就往厨房里跑。他怒吼，给你说的是擀粘面擀粘面，谁叫你自作主张打搅团？女人说，过两天村里要过会，我想着那点儿面留到过会时吃。麻六眼睛睁得像牛铃，说留，留，我叫你留。眼睛在地上扫来扫去地看，正好看见了水桶在脚底下，猛地一下提起来，又揭开面瓮盖子哗的一下倒进去，说，这下我叫你好好地留。女人被麻六的举动惊呆了，哇的一下哭出了声，说不过了，不过了，就举着铁勺朝麻六打。麻六也不示弱，两个人你推我搡，灶洞间掉下一撮火，差点儿没点燃了一座房。

事后，麻六也心疼那半瓮子面。老婆问他该咋办？麻六想了想，说既然已经成了一瓮稀面糊，那还不如蒸凉皮。老婆骂了一句羞你的先人哩，却也只能按着他的主意蒸凉皮。村里的人就挖苦，说麻六这狗日的日子美，居然一连几天吃凉皮呢！

好吃面又缺面，那些年就有好多故事和面有关。我三弟小时候胖乎乎的招人爱，街上一走就有大人逗着问，三胖，晌午吃的是啥饭？我三弟看都不看人家顺嘴就是一句：粘面。其实，那时候大多中午吃的是搅团，偶尔吃上一顿汤汤面已足够我们兄弟几个幸福地回味三两天。我爷爷那时候在生产队负责喂牲口，吃住都在饲养室，因为他老人家胃不好，每天中午母亲都会在给全家做饭前单独做一碗汤汤面给送去。送饭的差事我二弟最积极，而且从来不让别人替。有一回我跟在他后面，才发现原来他在路上会偷偷挑起一两根面条往嘴里送。被我发现后我二弟求我别告密，我当然一个字也没说，多年里这个秘密藏在我心里。现在，吃碗面再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常常和二弟把这事情当笑谈，不过，笑归笑，笑到最后眼角常常会溢出泪滴。

眼目下吃的花样已经是相当地多，但秦地人似乎还是死死活活地惦记着那一碗面。酒店里一帮子人围着一大桌美食吃了一整，临了了总会有一个人大着嗓门儿喊，伙计，给咱再上上一碗面；有人到外省去办事，没走上几天就给家里打电话，说啥都好，他娘的，就是吃不上一碗地道的面。

面由麦子来，麦从地里生，长麦子的土地里出生的人，当然会和面有着纠扯不清的关系。

向下的旅行

半夏

行者无疆，出国旅游到旅游胜地去的旅行好，但在我的出行里不是常态，我的旅行更多择静地净土去，用脚丈量用心感悟走千村万寨去，我不想做跟屁虫尾在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我最喜欢游的地方是百度谷哥里搜不到只言片语的地方，若真要搜到相关文章那也是自我踏花归来那由然的从心泉里汩汩流出的文字，配上自己视角的图片，贴到自媒体博客上的文图。

有时我也把这种旅行叫后退的旅行，所谓后退是指人总是喜欢把自己生活的立足地看成高高在上的中心，离开它的任何一个方向的出行都是退后的向下的旅行。

这样的旅行常常令我纠结，发现了好地方，特别不舍得掏出它来展示，让它迅速变成人们趋之若鹜的热土，从此人的脚印纷至沓来，把它污染弄脏。生活在云南，云南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我多么舍不得我抵达的那些妙地迅速被唯利是图之人开发得不伦不类，我指望它们一直纯朴着天然地美丽着，但好山好水好风情我又特愿让天下人识愿与天下人分享，这矛盾的心情老折磨着我。

跟我有类似想法的人古已有明代才子杨慎。杨慎，云南人爱叫他的号杨升庵，或者叫他杨状元。嘉靖年间，他开罪皇上被贬，来到蛮荒之地的云南，他怀揣着对南蛮子的恐惧而来，因为《三国》里的孔明来云南七擒蛮汉孟获时说云南实在是太落后了，简直就是不毛之地呐。不毛之地，说的就是不长五谷的地方，不长五谷的地方是没有农耕文明的地方，是被中原文化被发达先进地区的人所不屑的。杨慎来到云南却发现这儿完全是一片乐土，他除了得以山高皇帝远地避开宫廷官府里的尔虞我诈之外，偷着乐时，又编造了“云南十八怪”来吓外省人，什么“鸡蛋用草拴着卖”“蚂蚱当了下酒菜”“竹筒能当水烟袋”“老太爬山比猴快”。杨状元发现，云南实乃得天独厚，风调雨顺，草木茂盛，飞禽走兽全都乐活的天堂啊，就算没有个农耕文明，又咋的？没听云南土著民说的，种什么菜？不需要！房前屋后走一转掐点草木的嫩尖，竹林里撵两桩嫩笋，树林里用蛛网粘几只蝉来，箐沟里捉两只肥蛙，山溪里翻开石头拾两只土虾来，便有了下饭吃的菜。“一绿就是菜，一动就是肉”说的就这个啊。

喜欢野地里栉风沐雨的旅行，寻一村舍，埂子上走走，看池塘里云影徘徊来去，望圆荷泄露，瞧田垄菜畦绿油油一片一片，喜欢裙边裤脚与泥土亲吻，草叶撩拨起身心窸窸窣窣的小痒痒，舒爽惬意间吐故纳新，把城市的灰调子滤去。一年四季，即便是冬日里，在荒凉枯索的天地之间行走，穿得艳些，也可证明生命的鲜亮和活力。

野游，天地便是无极，寻着孤僻偏远去，看见大风景，做成散仙，自欢喜。

在乡野的风里我一遍遍幻想，人生若只如这路边树木花草：如果我是一棵树，如果我是一株草，如果我是一只鸟，如果我是一只虫……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生命在天地间轮回，换成草木的角度，道法自然而活，人生并没那么多烦忧。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村路带我回家）是我很喜欢听的一首英文歌，走在村路上我永远有一种心灵还乡的皈依感，尽管我一直在城里生活。下乡不喜走高速路，专往山路村路走，喜欢看见自然的村落屋舍。高速公路旁只一面墙刷白、弄上些民族图腾符号，被硬鼓着伪装新舍的那类村子我不爱，因为它们是某些官人化了妆的面子。

沿村路行，没有出行手册没有路标指引，前方有何等的欢喜便不可预谋，而欢喜却总是不期而至。

踏歌漫行一路去来，喜找个山丫口停下车，看山的两面风景，亮开嗓子吼两句现学来的转山调赶马调，山风撩发，那些发生在城里的纠结便会解开，前尘旧事随风散去，前方唯有亮堂等着。

踏花归来马蹄香，尤自开怀尤自陶醉尤自销魂。

四月的慢时光

侯少

一

忘记了今夕何时
只记得大风过后，满天的云都散了
你从江南来
我们，沿着一条江
逆流而上

经过那次桥，龙泉，春枣桥
你用水国汪泽魔幻的笔
描绘出我梦里无数次抵达过的童年
少年，蓝图和宝藏

我是如此的不假思索
跟在你身后
如此的不加思索
就和一阵风，一片云
置换了身份

一万次仰头，一万次倾听
在静谧的山谷，时光的古董店
我们用四月的翠微和曦光
完成对世界的和解和原谅

二

怒放的月季
被夜雨敲打着
我又将执将军剑，百万雄兵的过往
说与你听
说与你听的
还有前尘往事中零散的篇章

亦或是有人随你颠沛流离
亦或是行至高处，那烟花的落寞
经历过少年的孤独
人世最早的薄凉
还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呢

墙角处，弱小的蔷薇
努力开出醒目的一朵
一杯清茶，一寸光阴
没有褶皱的日子，栩栩闪光

三

让僵硬的更僵硬
让那些销声匿迹的就永远销声匿迹吧
如谷底枯死的花
撒落在自己的墓碑上

把每一天都当作世界的末日
让余下的日子
每一天，都充满泉水的温润
玫瑰的甜香

温和而纯粹的诗意
像一团锦绣，站在我的心尖
心问佛陀，心脏震动的方向
迎着某个角，与你达成最完美的共鸣
而心事重重的常青藤
缠缠绕绕，又将我带回前朝
你的故里
你的大唐

瀛湖 第1269期 五月花开 张驰 作

岁月忽已晚

梁亚军

每天早晨走出来，在小区的院子里几乎都可以看见那几个晨练的老人，有男有女，男的多一些。大概没有出来晨练的都像母亲一样，在厨房里做早饭。一日之计在于晨，晨光短暂，但做饭就是一件事情。日复一日，这里面有一种坚持，因天长日久而生情，就像活在源源不断的亲人之爱中。

我也有让母亲晨练的想法，说过几次，但母亲不为所动。一方面母亲觉得她要做早饭，另一方面可能母亲觉得没有晨练的同伴，院子里晨练的老人都是陌生的，因此而没有了动力。从自身获取力量，和从外面获取力量，显然母亲更需要后者。一个人的孤单，在两个人就会被稀释，甚至被克服。

在这个小区，母亲确实是孤单的，认识的人有限。更多的时候，人们关起门来生活，走出来，也像一个个陌生的词语遭遇在一起。唯一说承认他人真实的存在就是爱，但爱一个陌生人是困难的，特别是爱一个陌生的老人。这种爱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就像清空自我是不可能的，我们习惯了自利，在自利以外，利他的心一再的削弱。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只能分赠给有限的几个亲人，分赠而消耗殆尽，没有多余的盈余。

母亲不愿意去晨练，我只能把她在厨房的操劳想象成另一种锻炼。那确实也是一种锻炼：淘米、洗菜、切菜、翻炒，因重复而变的熟练，简单，以至于熟能生巧。有时又因饭菜的不同，翻新，而有一种创造的乐趣，给我们带来好胃口好身体。但到了晚年，母亲的身体就像一台用旧的机器，这样那样的症状重复着，吃药，住院，从缓解到好转再到复发，循环往复。母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就又一次重复的生起让她出门晨练的想法。也因此而注意到那些晨练的老人，想象着母亲加入他们的行列，伸胳膊踢腿，凝神静气，呼吸吐纳，内外兼顾，无形的能量深入五脏六腑。在外面看动作柔和，缓慢，刚柔相济，给我示范着一种老年的生活。让我觉得，是一个老人就应该像他们这样，接受变老的身体，积极乐观，像一棵老树配合着自然的节律，而持续的晨练一如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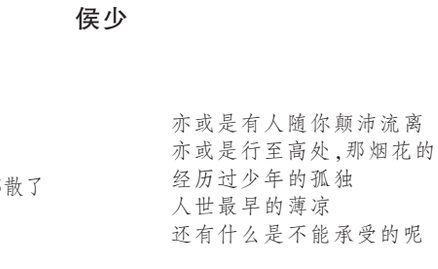
孔子说：“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一个老人，就应该这样把到来的日夜变成向上的阶梯，把老病的晚年变成缓慢的康复，起码有康复的动力和愿望，避免成为儿女们的负担。每一个早晨都如更新，院子里是新鲜的空气，一种免费的馈赠源源不断。氧气便于身体里的细胞活跃，促进血液循环。二氧化碳兴奋我们的神经，促进呼吸。就像在新冠肺炎中，一个意大利老人对着镜头说：“我呼吸了六十多年上帝的空气，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感谢上帝。”事实上，感谢是容易的，只要这感谢来自于我们的呼吸和生命，并愿意为每一次呼吸而让生命获得更丰富的价值和意义。新鲜的空气中是新鲜的鸟鸣，一声声，断断续续，是对生命的赞美，对老年的生命来说，也一如勉励，晨练的老人都听到了。这一天，没有要紧的事情去做，可以慢下来，把到来的时间变成轻快的旋律。这是可能的，当播放器中传出一阵阵舒缓的音乐，制造着一种氛围。

在我这样一个年龄，过了三十多岁的多数人，父母正在变老，爷爷奶奶如果还健在的话，也在与死共生。老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来临的，但有时候又会觉得突然而至。就像有时候会突然感到母亲的陌生，头发在变白，脸上的皱纹在加深，时间无声无息，但隐藏着暴力。变老的母亲潜藏在时间中，直到她又重新对我变的熟悉起来，这熟悉意味着我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衰老。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中说：“变老的人是一束时间，拖着一副必朽的皮囊。”当反抗变成了妥协，但愿母亲是平静的。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她经常的失眠，因此，夜晚变的漫长，一片灯光，从窗外渗进来漂浮在黑暗中。一个念头停驻或者翻涌，睁着眼睛，但目光是向内的，一个光明的入口，她期待的不过是后面的黑暗。而漫长的黑夜让她触摸到时间的纵深，变老的生命展开着寂静的册页置于枕边，星空辽阔，忠于无言。

把变老理解为一个正常的过程并不容易，特别是衰老让身体变的虚弱，各种各样的疾病让身体变的陌生，亲切而苦恼。在母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曾寄希望于黑夜，我渴望在夜里睡眠能把她的身体重新清洗一遍。我甚至希望她能够信佛，在这种朴素的信仰中获得生命中的善知识，从而让她的晚年变的平和安详。就像每天早上走出去，看到的那些晨练的老人，但愿他们中没有人提前离去，就像一个团结的集体。陌生但因变老而和蔼可亲。生命是单线条的，时间像一个简单的加法，但愿时间只为他们保留这样一个角度，一种单向的凝视，但愿死亡的目光淡漠而悠远，就像在一个深长的镜头中。

冬季的诗行（外二首）

敖超



如此早的夜
挡不住寒冷的呼吸
躁动的心情
吸允天空的芳香
有一行冬季的诗
从天而降

新年的夜，让我们
在风里倾注自己
带着紧贴着年轮的响箭
重重梦境压过而去的
新的期望
用时光的涟漪扩散

此刻，好冷的夜
期待一场厚厚的雪
让候鸟的翅膀
在我寂静的心灵里
倾听飞翔的声音
飞翔的高度
是多么的明亮

内心不存一丝污浊
展开的翅膀
简简单单
四周没有修饰的色彩

冬季的诗行里
散漫的节拍消失于
早早收拢的夜色
我把孤独挂在天空
任再冷的寒意袭来
都不会丢失

低吟的灵魂
因为这翅膀般展开的诗行
在寒风里的飞翔
让我感动

穿过草原的思念

在这寂静的夜晚，
天上挂着银色的月亮。
一种思念，
穿过茫茫草原，
草原延绵，
连接着天边，
天空月色朦胧，
映着你的美丽容颜。

在这城市的夜晚，
心里翻涌无尽的思念。
我的云天，
是遥远的尘缘，
唯有思念，
又在心间，
也在天边草原，
记忆童年点滴片段。

心里的故乡，
总是那么远，
连接着天边，
穿过
风光无限美丽的草原！

父爱的深度

这是一个特定的日子
这一天感伤入画
画里的你
年老疲倦淡定不惊

父亲节
六月的日子
父爱如火焰般
一样的深度
我用深度这个词
更贴切地
用于藏着深深地
爱意的父爱

父亲的爱
是纵向地
是停滞在黄昏的火云
孤独并携带着
光的余晖
让我去体验
熊熊燃烧的青涩

想着父亲
快乐和忧郁
同时而来
时间悲壮苍凉
穿过坦荡荡的旷野
唯有父爱
缓慢地爬行在这个
有深度的光亮之中

可以想像您的背影
但是我不愿
看着您
步履蹒跚地
离我远去